一堂好课

授课人员：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干部 许从胜
教育主题：永葆崇高的革命气节

一场战斗口粮品鉴会

■陈 欢

这天，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干部许从胜一走进挂钩帮建的某基层单位学习室，便在讲台上摆出4个碗。

坐在前排的二班班长常昌志探头去看，只见4个碗中分别盛放着野菜、炒面、第一代压缩干粮、单兵自热食品。

“行军打仗时，大家会选择哪个作为战斗口粮？”许从胜抛出的问题，瞬间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单兵自热食品肯定是首选，方便携带，提供的营养也全面。”“论口味也是单兵自热食品完胜啊！行军中能吃口热乎的，不比啥都强？”这样的结论，自然在许从胜的意料之中。

对这批官兵来说，单兵自热食品是“熟面孔”了——自野战食品训练列入军事训练大纲，他们在野外驻训、拉动演练、重大军事行动中，适时组织实吃实训，检验食品准备时间、官兵进食速度等。但其他几种战斗口粮，大家还没尝试的机会。

“同志们，今天我们开一场战斗口粮品鉴会，也尝尝其他几种口粮的滋味。”常昌志很感兴趣，率先尝起了野菜，“水煮的野菜挺新鲜，有股清香味，就是得多嚼几下，不然有点刺嗓子。”

“现在，野菜被视为健康食品，市场上不容易买到，价格还不低呢。”许从胜话锋一转，“那如果追溯到长征时期，野菜常见吗？吃起来又是怎样的感受？”他的话将大家的思绪拉回到90多年前——

1935年8月，川西北高原的苍穹下，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正缓缓踏入一片未知的绿色泥沼。由朱德总司令率领的红军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正式踏入方圆数百里、被称作“生命禁区”的松潘草地。那里海拔高、空气稀薄，气候极其恶劣，时而烈日炎炎，时而冰雹骤降，还布满水草、沼泽、泥潭，没有道路，不见树木，鸟兽绝迹。

然而，还有比环境恶劣更可怕的事——出发前，部队尽力筹集了干粮，但在沼泽中行军，体力消耗巨大，而且阴雨连绵导致干粮受潮发霉，部队陷入粮食耗尽的境地。

饥饿，像一只无情的大手，紧紧扼住这支部队的咽喉。“活下去，活下去！活着，才能为革命保存火种；活着，才有机会见到亲人。”许从胜讲述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曾黄轩绘

红军开始在泥泞的土地中挖野菜、找草根来充饥。其间，不少战士因误食毒草而失去生命，朱总司令便成立“试吃队”并主动担任队长，一场惊心动魄的“尝百草”运动展开了……

“当年，朱总司令也开过一场类似的口粮品鉴会。”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许从胜身后的电子屏幕上，展示了不同野菜的照片，它们当年就出现在朱总司令一手操办的“野菜博览会”上。

“野菜如今只是我们餐桌上的调剂，当年却是救命的食物。如果是你，天天吃野菜、顿顿嚼草根，能撑下来吗？更何况到了后期，许多地方连野菜、草根都找不到了，红军战士们只能煮皮带、吃牛皮枪套充饥。”光是代入这样的情境，常昌志都觉得心情沉重，但他很快想通了，“他们一定得有一个念想撑着，那就是活下去、找到党中央、看到革命胜利。”

大家的心绪还未平静，许从胜又请新兵黄炎城走上讲台。黄炎城舀了一大勺碗中的炒面就往嘴里送，一下子，粉末从鼻子里呛了出来，喝了好大一杯水才顺下去。“这也太干了，一进嘴就糊住了上牙膛，嗓子里也痒痒的，真是不好咽。”黄炎城表情痛苦，“革命先辈就是靠着‘一把炒面一把雪’，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

“没错，就像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说的，如果没有炒面，就解决不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许从胜解释，炒面由一定比例的小麦、大豆、高粱米或玉米炒熟、磨碎加食盐制成。1952年底以前，因为敌机疯狂轰炸运输线，炒面是志愿军部队的主要口粮。作战时，战士随身斜挎一条直径约10厘米、长1米多的炒面袋，吃一口炒面再吃几口雪，以此充饥。

一次，志愿军战士将自己舍不得吃的窝窝头拿给俘虏，对方却质疑我们虐待俘虏。直到看到志愿军就着雪吃炒面的场景，俘虏哑口无言。

“当年敌人装备好，睡充气褥子、吃肉罐头、裹鸭绒被。我们呢？吃的是炒面，睡的是坑道，偶尔能铺上点稻草，但我们依然打胜仗。为什么？”许从胜环视四周，与一名名官兵眼神交接。

“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革命先辈用坚如磐石的钢铁意志和崇高的革命气节，打疼、打服了对手，让‘谜一样的东方精神’成为敌人的梦魇”“气节之于军人，犹如骨骼之于人体，没有骨骼，再强壮的肌肉也无所依附”……这些道理不用许从胜说，自然而然从大家心底生发出来。

此时再吃第一代压缩干粮，中士李嘉龙内心多了几分别样的滋味。“压缩干粮摸起来硬，啃起来也费劲。但相比于野菜和炒面，建国后的战士已经幸福很多了。”

接过李嘉龙的话头，许从胜为大家讲述几代压缩干粮的变化，讲述适合不同军兵种、不同地域、不同军事任务的野战食品。“到了今天，我们的单兵自热食品不仅种类丰富、营养均衡，还充分考虑到官兵的饮食习惯和口感，极大提升了部队在野外环境下的综合保障能力和战斗力……”

许从胜的话还没说完，很多官兵已经读懂了他的未尽之意：战斗口粮更新迭代了，但它蕴含的“顽强斗争、战斗到底”的精神营养，需要运送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处经络。想到这里，大家自然明白了这场战斗口粮品鉴会的“营养价值”。

课堂小结

从“舌尖”到“血脉”

■陈 欢

革命军人的红色血脉里，饱含的精神营养不胜枚举——井冈山精神中的艰苦奋斗，西柏坡精神中的清醒坚定，延安精神中的实干担当……

这样丰富的营养，该怎样吸收？

有的教育者会替官兵“嚼烂”了、“捣碎”了，结果有时营养转化效率不见得高。而这堂“舌尖上”的教育课，将厚重的历史浓缩成4种不同时期的战斗口粮，在官兵心中种下了味觉记忆锚点——未来，在他们无数次感知类似味道的瞬间，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便会从“舌尖”到“血脉”，直至整个“肌体”……

参观地点 辽宁省葫芦岛市塔山阻击战纪念馆
讲解人员 武警葫芦岛支队执勤一大队政治教导员 安 军

「塔山英雄树」枝繁叶茂



塔山阻击战中掩护战士们战斗的“英雄树”。 资料图片

塔山阻击纪念馆里，陈列了很多珍贵的图片、文物和资料，有当年缴获的枪支，锈迹斑斑；有立功的锦旗，红底金字。可大家看这个展柜——里面只有一截老榆树的树干。

说实话，我第一次来参观时，甚至都没注意到它。它太普通了，灰不溜秋、歪歪扭扭的，像是谁家门口劈柴没劈完剩下的半截。上面那些深深浅浅的痕迹，远看还以为是风吹日晒留下的，没什么稀奇。

但大家请走近看看——这一道是弹片崩的、这一块是子弹啃的……横七竖八的几十道痕迹，都是在战场留下的伤疤，有的深到几乎要把树干劈成两半。

这截老树干，就是咱们常听的“塔山英雄树”。70多年了，它没有根，没有叶，早已不发新芽了。可我说，这树比任何树都更“枝繁叶茂”。

1948年10月，塔山阻击战打响。那是怎样的一场仗啊？光是一天内往我们阵地上砸的炮弹，就有几千发。敌人的飞机一架接一架地俯冲轰炸，坦克轰隆隆地碾过来，一炮就能炸出个大坑。

一轮轰炸后，阵地被炸成了火海。又一轮轰炸，土被翻了个个儿，石头被炸成了粉末。咱们的战士还活着吗？他们还能继续战斗吗？

弹坑里，碎石旁，一棵棵老榆树下，趴着我们的战士。树被炸断了，没关系，靠着树桩打。树干被打烂了，没关系，躲在石头后面继续打。子弹打光了，上刺刀；刺刀拼断了，用枪托和石头砸、用牙咬……他们为革命气节和民族大义拼死血战，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敌人过去；只要还有一个人，阵地就不会到敌人手中。

6天6夜，敌人没前进一步。

仗打完了，阵地上的榆树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完整的树皮，所有人都觉得它活不成了……

那次，我当上政治教导员后带着新兵来这儿，有个20岁的战士站在这棵树前看了半天，问了我一个问题：“教导员，树都死了，还有啥意义？”

从生物学意义上讲，它不会再发芽了，因为它把所有的生命力，都留在了1948年。没有它，那些炸在它身上的弹片，是要炸在战士身上的；那些钻进它身体的子弹，是会打进战士身体里的。

但我宁愿相信，它没有死，因为它承载着更鲜活的东西——塔山无山，精神有峰。树犹如此，人当如何？当年守在阵地的战士，年纪跟你们差不多大。他们不是不怕，是不退——这就是塔山精神的魂。只要魂还在，传承还在，这截老树干就一直生生不息。

（潘泓宇整理）

“好传统”故事会

“不怕炸弹炸，不怕烈火烧”

■于正兴 赵 强

传承进行时

“汽车兵就要心中常有‘方向盘’，绝对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脚下踩着‘离合器’，随时闻令出征、保障打赢……”这天，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组织“榜样的力量”年度颁奖仪式。

大屏幕上，一束追光定格着一张特等功奖状；舞台中央，一部情景剧《不能忘却的胜利》正在上演。联勤保障部队某汽车运输团教导员陆纬纬端坐台下，眼神从奖状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政治部”的红色印章，转移到扮演战斗英雄王凯的战士身上。这张泛黄的特等功奖状、这段筑起钢铁运输线的红色故事，都来自他所在的汽车团，是一代代汽车兵心中的精神路标。

“不怕炸弹炸，不怕烈火烧，部队打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还原王凯回忆录的台词，让陆纬纬的思绪仿佛回到1951年春天的抗美援朝战场——

彼时，敌侦察机贴着公路盘旋，昼夜轮番轰炸我后方运输线，妄图切断前线部队的物资供应血脉。时任志愿军某部驾驶员的王凯，和战友们利用轰炸间隙，把大批物资弹药送往前线。

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发生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王凯满载弹药星夜疾驰，行至一处隘口时，发现前方车队因敌机盘旋而暂停前进。狭窄路段进退不得，附近又无隐蔽地形，满载物资的车辆越聚越多，一旦遭袭，后果不堪设想。王凯打定主意，单车出动引开敌机：自己拉的是弹药，绝不能连累整个车队。

第一次读到这段史料时，陆纬纬印象极深：“带车的人都懂那个瞬间的分量，无论是自己车上的弹药，还是整个车队的安危，容不得半点闪失。他把危险全揽到自己身上，这就是汽车兵的忠诚与担当。”

挂挡、踩油、猛打方向……王凯故意打开车前大灯，形成一道醒目光带，朝公路大弯处疾驰。果然，几架敌机被吸引着追了上来。

路上，同车战友探出窗外紧盯敌情、高声报位。等跑出七八里地、敌机俯冲扫射时，王凯猛地关掉大灯，同时一脚油门踩到底，只留车尾红灯在黑夜里明明灭灭，吊着敌机往山坳深处钻。

敌机越逼越近，王凯双手把紧方向盘毫不动摇。转过一道急弯，前方一面山壁陡然出现，敌机只顾盯着红光超低空猛追，来不及拉升，一头撞上峭壁，火光瞬间炸开。趁此机会，被堵在隘口的主力车队迅速穿过封锁段，连夜将满车物资准时送抵前沿阵地。

1951年10月1日，志愿军后勤政治部为王凯颁发特等功奖状，表彰他在抗美援朝后勤工作中英勇顽强、功绩显著。此后，后勤战线传颂着“天上有王海，地上有王凯”的佳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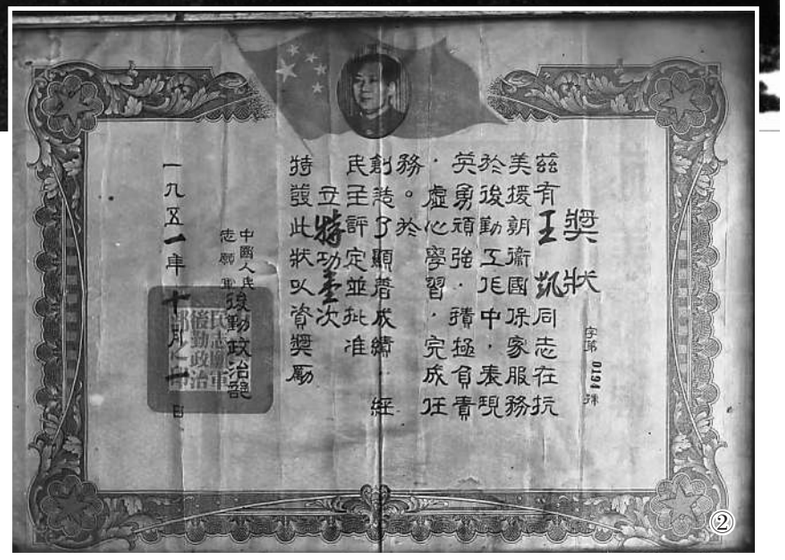
这张特等功奖状，不仅是有形的历史见证，更是无形的精神路标，始终指引着后来者的方向。陆纬纬记得，有一年，他们团受领组建全军首支成建制重装备运输力量的任务。面对无教材、无经验、无器材的实际情况，干部骨干常以王凯的事迹为官兵鼓劲：“过去打仗那么多困难都克服了，前辈们甚至在炮火里蹚出一条运输线，咱们眼前的困难一定有办法解决！”最终，他们历时8个月，编写了30余万字训练教案，总结出的训法让这支新生力量迅速形成战斗力。

2016年9月13日，联勤保障部队成立。该团所属重装运输营随之转型重塑，成长为联勤战略投送的“铁拳头”。同年，营队赴藏开展联合训练，挑战整建制翻越5000米以上雪山垭口。班长张高举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头疼欲裂，仍坚持工作。他说：“前辈们身处炮火中都能往前冲，我们没有打退堂鼓的道理。”全营官兵奋力攻坚，成功创造重装备运输车高原机动的新纪录。

十年转型路，车轮不停歇。从雪域达坂、沿海滩涂，到荒漠戈壁、深山密林，该营先后完成数十项重大演训保障任务，保障轨迹从固定区域向全域全境延伸，保障模式从单一公路运输向“铁公水空”多式联运拓展，保障对象从服务单一军种向支撑全军联合作战转变。

“一次任务就像一个路标，标记着我们奋斗强军的里程。”陆纬纬看到，舞台上的场景，已经从昔日先辈用忠诚与热血铺就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变换为新时代运输兵以智慧和胆识锻造驰骋战场的“钢铁洪流”。





图①：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某汽车部队趁着夜色抢运物资。
图②：志愿军某部驾驶员王凯获得的特等功奖状。
联勤保障部队政治工作部供图